

中庸

全一冊

中

庸

光緒壬辰年
浙江書局刊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

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
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
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
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
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
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
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
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
者之閒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

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必使道心常
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
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
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
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
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
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傅周
召之爲臣。旣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

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
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
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
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
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
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
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
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
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

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
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
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
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
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
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
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
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
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

而大亂真矣。然而尙幸此書之不泯。故程
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
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
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
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
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
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
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
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

中書
序
四
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眾說而折其衷。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

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
升高行遠之一助云爾
淳熙己酉春三月
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熹集註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命猶

性。卽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

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

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

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閒。莫不各有當行之路。

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

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

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

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

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

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

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

子所謂道之大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

出於天。亦此意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

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

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

乎其所不聞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

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

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

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莫見乎

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音現○隱

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

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

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

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

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

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

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

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達道也。

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

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推而極之。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之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

以故於此合而言之
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
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
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
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
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
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
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
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者。不偏

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君子

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君子

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

而無忌憚也。子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

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

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

小人之性。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

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

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所忌憚矣。小人

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

右第二章。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

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